



临 安 三 十 年

临 安 县 征 文 办 公 室 编

目 录

凯歌三十年 新垦二百里	黄太和 (1.9)
驯龙舞凤花似锦	谢渭文 潘海生 蔡 涉 (2.5)
——茗溪工地见闻	
根深林茂	谢渭文 王隆护 蔡 涉 (3.6)
——临东杉木林基地巡礼	
宝塔山下翡翠园	张吕忠 (4.4)
踏遍青山	谢渭文 潘海生 (5.6)
——宋永增同志事迹	
青山常在	吴春华 (6.8)
——昌南林业基地漫记	
当代愚公敢移山	吴祥甫 (7.9)
——记龙井桥公社治山治水	
碧林金采	蔡 涉 (8.4)
——昌北山核桃随笔	
支农新谱	陆宣德 (9.9)
——临安农机一厂厂史片断	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	沈宏达 葛震亮 (10.7)
——翁震岗同志事迹	
翠竹编织时生命	杨菊三 王成飞 (11.7)
金葵曲	盛志远 (12.4)
——记交口少年科学院	
临天桥记	王成飞 (13.6)
天目灵山	华 华 蔡 涉 (14.7)
后 记	县征文办公室 (15.1)

凯歌三十年 新图二百里

黄太和

巍巍天目山，
滔滔苕溪水；
到处龙飞凤舞，
旧貌变新颜。

我们临安县地处天目山区的青山绿水之间，东起余杭县，西接安徽歙县、绩溪，东连富、桐、淳各县，北邻安吉及安徽宁国。东西广二百余华里，南北纵近一百华里，总面积三千一百多平方公里，居住着四十四万人口。

就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为了保卫她、建设她，已经战斗了三十多年了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临安获得解放。五月二十日，我们从鲁南的沂蒙山区，来到浙西的天目山区，肩负着党和毛主席的重托，身穿着山区的黄粗布军装，和当地干部、全县群众一起，年复一年，扫除三座大山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绊脚石，把全县人民组成一支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浩浩荡荡队伍，安排山河，描绘新图。瞻前思后，变化巨大！

解放前，在反动官府和剥削阶级的统治剥削下，“绿水青山枉自多”，广大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据旧县志记载：从宋绍兴五年到清宣统元年的七百七十四年中间，发生过大水十六次、大旱十四次、虫灾十五次，造成大饥十三次，“饿殍载道”，“杀人以食”，“死者枕藉”，“几无子遗”。据群众回忆：民国十一年大水，廿三年大旱，劳动人民也只能逃荒讨饭，卖儿卖女。

解放后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，三十年来，谱写了一曲曲凯歌。经过剿匪反霸，土地改革，抗美援朝，镇反肃反，三反五反，互助合作等一系列的运动，广大人民，当家作主，组织起来，走上社会主义金光大道。山、水、田、林、

路、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兵，无不都在变化。归根结蒂是人变，精神面貌不同了，就能创造前所未有的宏图大业。

当然，三十年来，有的地方变得多一点，有的地方变得少一点；有的时候变得好一些，有的时候，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扰时，甚至还出现倒退。真是

“四害”横行，
山河难变；
“四害”清除，
山河突变。

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各行各业又得到了飞速发展。放眼二百里山区，到处有最新最美的画图。

让我们先看一看苕溪吧！这是流经我县比较大的溪流之一，发源于东天目寺岭，通过杭嘉湖平原，汇入长江边的太湖。从里畈到长桥一段，长四十四华里，由于滩陡弯多，源短流急，过去是小雨小水灾，大雨大水灾，三天不下雨，又要受旱灾。山洪暴发，数次改道。群众说：“苕溪苕溪，调来调去。”历史上曾经冲掉千家村，淹没螺蛳塘，甩开竹林桥，溪流大改道，近四千亩良田变成乱石滩。山区水，涨一尺；平原水，升一丈。下游余杭西险大塘，经常出险；南北湖万亩良田，沦为草荡。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，首先建成青山水库，浑厚的大坝，象征着山区人民的宽阔胸襟，拦住碧波二亿方，为杭嘉湖平原起到了防洪蓄洪作用。接着，一九六六年，又开始在上游兴筑里畈水库，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经历两次下马，到一九七〇年第三次上马，顶风逆浪，苦战四年，投放一百六十万工，终于建成了五十米高，一百八十四米长的浆砌重力大坝，显示了广大干群毫不弯腰的志气。水库蓄水六百万方，使下游二万多亩农田，抗旱能力可达八十天，基本改变“十年九旱”的局面，实现稳产高产。治了两头治中间，一九七五年冬，又提出了全百治理苕溪的规划，出现了“千军万马战苕溪”的宏伟场面。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砸烂了精神枷锁，广大干群更是甩开膀子大干。县委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，调动十四个公社的一万名青年民兵，组织“战苕溪兵团”；还有沿溪公社发动的近万名突击队；以及县级机关、部门、厂矿、学校，近百个单位二千多人的支援队；汇成一支

浩浩荡荡的会战大军，去弯裁直，改溪造田。好一派大干景象——

天目老溪弯又长，
四十里路摆战场；
万名英雄挥巨手，
定叫荒滩变粮仓！

会战一冬春，心热不怕雨雪飞，汗水画出新天地。如今，茗溪两岸，大堤巍巍，长三万余米；新田片片，达三千余亩。十来个水电站连成一串明珠；二万亩丰收稻织出万顷金海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

同时，治水工程还逐步在全县各条水系开展起来。天目溪及其支流上的英公、甘溪、西关水库；昌化溪及其支流上的栈岭、岛石、千顷荡水库等，象绿色长藤上结出的一个个金瓜，必将带来丰硕的成果。英公水库今年亦将建成，坝高五十三米，蓄水三千六百多万方，为治理开发天目溪创造有利条件。千顷荡水库，在一千二百米高山上，终年云遮雾障，半年雨雪风霜，顶上原有龙潭，广达数百亩，产金银色鱼，传说是宋高宗经常叫人抓去进贡的。一九七三年冬，龙井桥公社八个大队社员，向千顷荡誓师进军，顶寒风，踏冰霜，破冻土，砌心墙，终于在高山顶上，建成十七米高，一百五十米长的大坝，蓄水三百多万方，还盘山开凿七十多华里的干渠，再连接九十多华里的支渠，可灌梯田二千余亩，造新田一千余亩，还可养鱼发电，使深山变成鱼米乡。

在长期的实践中，山区人民深深懂得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俗话说：“有水无肥一半谷，有肥无水朝天哭。”只有抓好了水利，才能有稳产高产的农田。石瑞公社是只有七个大队、四十个生产队、五千五百多人口的小社，原来山穷水恶，一场暴雨，就要涌进村庄，淹没农田。几年来，他们自力更生，投放六十二万多工，挖掉土石四十七万余方，硬是把一只山头穿心打了个大洞，一只山头兜底劈了个口子，完成了江岭水库，沙峰隧洞，江村岭劈山改溪等三项工程。这可是群众长期的愿望啊！传说清朝时有个老阿公，是“愚公”一类人物，带头劈山，磨掉三十六把铁冲，由于单家独户，还是没有实现。公社自有回天力，一九七一年在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鼓舞下，动工兴造。可是在挖沙峰隧洞时，由于“四人帮”干扰和岩石塌方，

有的人撤下来了；但工地支部书记和一个老贫农，坚持挖洞不止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劳力又上去了，终于胜利打通。那个老贫农，买了五元钱爆竹，从河桥放到石瑞，充分反映了群众的心情！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他们一伙挥舞着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大棒，赶着我们各级干部，到处游斗。但群众却偷偷给我们送蛋送鸡，当然那时很少送得到我们手里，不过这种深情厚谊我们是领会的。这也反映了群众希望和拥护我们带领大家改变山河面貌的心情啊！只要我们为群众办实事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！

三十年来，全县已造成山塘四千多只；水库八百来座，其中蓄水百万方以上的十座；总蓄水量达七千余万方；兴修堰坝一千四百多条。这都是当代愚公所完成的光辉业绩，难道不足以大书特书，载入史册吗？！！

水变，也带来田变。全县耕地二十九万九千余亩，其中水田二十八万亩，每人平均只有七分。解放前称为“九山缺水一分田”，山多而穷，水缺而恶，易旱易洪，十年九灾，一般年景粮食亩产只有三百来斤。解放后兴修了水利，使近二十四万多亩农田，提高抗旱能力，其中十五万亩达到旱涝保收。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，百年一遇的洪水；一九七八年，半年多来未下透雨的大旱，都能灾年夺丰收。我县粮食亩产在一九六七年上“纲要”，一九七一年超千斤，一九七八年达到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一斤，比解放前增加三倍。

水的问题逐步解决以后，劈山改溪造田更有条件。全县已造田三万五千亩。为了向水利化、电气化、机械化进军，高速度发展农业，几年来大搞园田化，平整土地共达八万亩。特别是去冬今春，“二百华里一条线，十个公社大会战”，打了决定性的一仗。

临天公社横潭畈，有田六千余亩，是我县目前最大的田畈。过去是坟头成片，乱石成堆，水系紊乱，排灌困难。群众说：“远看象田畈，近看象锅底，一雨就成灾，粮食产量低。”一九七三年，县委下决心治理，种试验田，搞园田化。“四人帮”帮派体系恶毒攻击是“黑样畈”“黄家畈”……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横潭畈要大上！要开通十七公里长的八条排水渠，十二公里长的四条机耕路，移掉房子九十间，迁掉坟墩一百四十五个。把横潭畈改造成：田成方，柳成行，上百机耕路，底下渠边网，喷灌飞彩虹，稻苗翻碧浪，丘丘一个样，亩产一吨粮。还有，潜阳公社的南门畈，龙岗公社的娘娘畈，岛石公社

的岛石畈，都在大百积平整土地，改造为成方连片的丰产畈！

回顾我县粮食增产的过程，全县落实农业“八字宪法”也是很重要的。土是基础，水是命脉，肥是关键，种是内因，密、保、管、工，也需环环抓住。自合作化以来，除了逐年搞好治水、改土、积肥、选种外，还经历改变耕作制度，提高复种指数；推广小株密植，采用先进品种，建立植保队伍，改进田间管理等几个过程。记得在合作化初期，横潭畈就出过这样一个故事：父亲是生产老手，儿子却倾向革新。春天两个人闹翻了，一块田里筑了一条小田塍——儿子入社，父亲单干；儿子种间作，父亲种单季；儿子小株密植，父亲大株稀植……到秋收一比，父亲亩产还是老三百，儿子亩产达到五百多斤，增加六、七成。在事实面前，父亲终于服了输。象这样先进和保守的斗争，是常有的事。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要按客观规律因势利导！当我们现在向农业现代化高峰攀登时，也不要忘了这走过来的脚印！

林也在变。我县地处天目山区，本以巨木古树见胜。西天目山“千秋树”，四、五个人抱不拢来。大树华盖，形成了秀丽的景色。新造林近几年也开始在抓，临东杉木林基地就是一幅翠绿的新图。连接横畈、临天、高虹、青山四个公社，五十三个大队，从一九七二年开始，已造林四万余亩，绵延成片，绿满山头，欣欣向荣，朝气蓬勃。基地办林场，林场管基地。横畈公社林场，还大搞“一组三林”（科研组和母树林、试验林、丰产林）的试验活动，几年来先后搞了八十七项试验。为了向机械化大林业进军，还升了三条林区公路，长二十二公里。

临东园林好风光，
汽车绕上高山岗；
万亩幼林披绿锦，
千年荒山换新装。

全县还有於北、马山、昌城、昌南、昌西和昌北滴水岩林业基地，几年来共造林近十五万亩。

茶叶生产的发展也很快，一九七八年已达七万二千担。涌现了不少先进单位，有粮食亩产跨双纲，茶叶亩产超二百的横溪公社；有连续七年获高产，年产突破七千担的临天公社；有淹没地区创新

业，每户茶叶超三担的临天公社余村大队。青云公社畛龙大队，解放前是“畛龙不毛地，泮母癞痢岗，土薄产量低，十有九年荒”；如今却是“茶园满山岗，泮母披绿装，粮丰茶叶茂，畜牧也兴旺”，茶叶亩产已突破四百斤，是全县茶叶生产战线上的一面红旗。

路的变化更大。临安大部分农村，都是“开门就见山，出门要爬岭”的地方。解放前交通极不方便，公路除杭徽干线外，只有一条支线，总共不过一百三十二公里。象昌北，以及马啸、石瑞、洪岭、马山、临目、龙门等大山区，真是“行路难”。昌北山区，崇山峻岭，以前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“百丈高高，绕岭迢迢，不带冷饭，性命难保”。从龙井桥出来，有一处叫“老鼠扶梯”，在悬崖绝壁上，凿了一条一尺多宽的石路，下边是汹涌的激流，真是“高山急水难过岭，一不小心跌死人”的地方，旧社会有多少人在这里丧了生！公社化后，为了解决昌北山区交通，下决心打通龙（岗）岛（石）公路，广大干部民工，以“要高山低头，叫河水让路”的英雄气概，经过了炮炸乌龟背，大闹老鼠梯，打通剑门岭，猛攻象鼻尖，奋战八仙潭……等险工，终于使“天险变通途”。山区人民放声欢呼——

共产党呀象太阳，
龙岛公路通山乡；
千年险路变通途，
汽车喇叭嘟嘟响。

与此同时，临安片也打通了“浪岭高，浪岭长，爬上浪岭叫亲娘”的浪岭公路。公路以十一个“之”字形弯边，越过了峻岭，使山区盛产的竹木柴炭、茶叶笋干，源源远销外地。

现在全县公路，翻山越岭，四通八达，已有支线近百条，共达八百八十一公里，比解放前增加五倍半，平均每一百平方公里，有公路二十八公里，分布密度也达到了先进水平，居全省第一位。

随着道路的发展，桥梁也相应建立。解放初就在君溪上造起了“临天大桥”。因君溪山水野大，以前曾经造过一座石桥，原名思古桥，造成不久就被山洪冲了，以后只得架了一座木桥，冲了搭，搭了冲，流传着“神仙难造思古桥”的悲观论调。解放前长期处于水浅涉溪，水深撑渡。山洪暴发时只得断绝交通，如果有急病要事

抢渡，翻船溺死是常有的。据说有一次翻船，竟溺死六、七人之多。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九日，开始兴建公路桥，这是我县解放后第一项较大的基建工程。造桥工人，打破雨季不能造桥的陈规，到七月廿四日落成通车。当时不少老年群众，从四、五十里路外，赶来看热闹，都高兴地说：“神仙难造的桥也造起来了，共产党比神仙还本事！”现在，全县有昌化大桥、河桥河东大桥、麻车埠天目、昌化溪两座大桥、昌北荞麦岭、华光潭等大跨径单孔大桥，都纷纷象彩虹一样，横跨山溪，为山区人民带来便利。

工业的变化，可以称得上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。解放前，三个镇只有几家手工业的铁铺、木店、水作、糖坊。临安有一个重晶石矿，寥寥几个工人，一天挖一吨石头已经了不起。解放后，一九五一年，临安县才办起一个电厂，只有35瓩，勉强解决机关、商店的照明。以后逐步组织手工业合作社。到五八年前后，工业才有了较快的发展，象现在具备一定规模的机床厂、农机一厂、二厂、三厂，当年还只是几只红炉、几只铁墩的铁器社。重晶石矿，也已发展成为临安陶土矿，他们出产的活性磁土，达到国际标准，是航空、石油、轻化工业的重要原料。临安化肥厂，为农村生产优质化肥，得到了社员的好评。现在，全县有全民和集体厂矿六十七个，工人一万余人。广阔山区，到处可见烟囱挺立，机器轰鸣，除三个镇外，象西墅、青山、龙岗，都成为新兴的工业区。还有社队企业，更象雨后春笋，到处成长。真是：

社队工厂真正好，
亦工亦农路千条；
农村好象城市样，
明灯一片照山岙。

全县一九七八年工业产值，已接近农业产值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八强。

旧社会，商业的中间剥削，也象一把刀那样搁在农民脖子上。再加上伪币不值钱，农民卖掉一头牛，放几天买不回一根绳！解放后，发展供销合作事业。一九四九年省供销社派工作组，来我县横溪乡搞试点，办了第一社。由于解放前，反动政府办过民众消费合作社，结果连股金都剥削去了，群众听说要办供销社，开始抵触情绪很大。但在平实教育下，群众认识到供销社的好处，都纷纷入股。

办起来了。当时和国营商业一起，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经济，领导和改造了私营商业。现在供销社的网点，几乎遍及山区，为城乡交流，发展生产，保障供给作出重大贡献。城镇也已在1956年实现了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

教育事业，也取得巨大变化。过去农民大都是“开眼瞎子”。解放以来，在五十年代，开展了群众性的扫盲运动。东天目公社有个优秀民师，他亲身体会到旧社会文盲之苦。解放前，他家租了地主的山，种了十株栗树，讲定山租客种，栗归佃收。但刁滑的地主欺他们开眼瞎，在文契上却写成“山租客种，栗归主收”。当栗子成熟，他父亲去收栗子，竟被地主打三个巴掌。结果官司吃得倾家荡产，还是没有打赢。父亲吃了这场冤枉苦，下决心送儿子读书，又被地主赶出校门。解放后，他就带头上冬学，扫了盲还当上民师。当时，广大社员群众，要求扫盲的积极性很高，出现了三代同堂，夫妻上学，婆媳互教，哑巴读书等新人新事。学龄儿童和青少年，更能得到广泛入学。现在，全县有小学六百九十九所，中学七十五所。还有一所大学——天目林学院办在我县。

对文化事业，解放初，临安是地专机关所在地，也还只有一个稻草盖顶的剧场。看《白蛇传》，台上借伞，台下也借伞，有时真会从梁上跌下一条白花蛇来。现在全县已有三所剧场，一所影院。作为全县政治、文化中心的临安市，还有“五一”礼堂、商业会场、公社会场等。群众文化也有发展，建立文化馆（站）、工人俱乐部等。厂矿、农村的俱乐部和业余剧团，配合中心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，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。

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很快。解放前，广大工农无钱就医，只能靠“香灰”“符咒”治病，由于血吸虫病，昌西就有“寡妇村”等悲惨情景。解放以来，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血防工作，面貌大改。全县现有县属医院四所、公社医院五十三所，共有病床六百五十张。

从临安三个城镇的市容来看，也出现显著变化。特别是临安，抗日时被日寇烧毁殆尽。解放初街上还大部分是草拔。现在，多层新楼，鳞次栉比。建筑工人，正在用劳动的彩笔，扫尽陈旧的痕迹！

在临安市南的山上，耸峙着一座古塔。据县志记载：山名功臣，塔亦名功臣，是唐末、五代，钱武肃王受唐昭宗诏封的。可想此塔

■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，应该说是最好的历史见证。我们要向古塔大声发问，它阅历千年，真正的功臣是谁？看到临安巨变的宏伟业绩，真正的功臣，无疑是党领导下的四十万人民！当人民掌握了真理，得到了解放，是能够创造出一切人间奇迹的，在今后攀登“四化”高峰中，人民还将创造更大的功勋！

驯龙午凤花似锦

——茗溪工地见闻

谢渭文 潘海生 蔡 涉

“天目茗溪弯又长，四十里路摆战场，万名英宏挥巨手，定叫荒滩变粮仓”。这首歌谣反映了临安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全面治理茗溪的波澜壮阔场面。

几年来，临安县从茗溪水系的实际出发，综合治理，综合安排，综合利用，治好一条溪，受益一大片。群众运动与专业队相结合，投入四百四十四万余工，搬土三百二十万方，打石七十七万方，造库砌坝，开沟筑堰，改田造地，办电站办企业，用劳动的双手，写下了宏伟的诗篇。

红旗飘飘。凯歌阵阵。新河边碧波荡漾，随人怒而奔流；新园田金稻翻滚，抗旱涝而丰收；新厂房机声喧响，为四化而欢唱。人定胜天！驯服了千年为害的蛟龙，荒滩里飞出了金凤凰，社会主义新花将夹岸开放！

驯服“孽龙”

南茗溪，发源于天目山，溪弯、滩陡、水急、灾多。过去山洪暴发，数次改道。当地群众说：“茗溪茗溪，调来调去”。曾经冲掉千家村，淹没螺蛳塘（村名），四千多亩良田被冲成乱石荒滩。两岸农田易旱易洪，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，素有“孽龙”之称。因此，治理茗溪，是沿溪群众长期以来的迫切愿望。当完成了上沈里吸水库工程以后，一九七五年冬，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鼓舞下，

开展了千军万马战茗溪的群众运动。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轰轰烈烈的治溪工程一度被搞得冷冷清清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继续上马，大干快上。在县委的统一规划下，一九七七年冬到一九七八年春，调动了玲珑区十四个公社，一万多民工，组成“战茗溪兵团”。在四十四华里长的茗溪两岸，突击砌坝，奋战三个多月，在春汛前完成砌坝任务百分之七十多，打下了决定性的战役。

现在，当我们漫步在茗溪的浆砌大坝上，只见溪坝象两条宏伟的水泥巨臂，把溪流紧紧夹住，再也不准它横冲直撞，任恣逞凶了。治溪指挥下的同志告诉我们，这条大坝高五米，宽四米，全长三万八千多米，现已完成三万三千余米。他说：“大坝每筑一米，连挖坑筑基在内，要搬掉沙石二百七十多担，浆砌块石二十二点七方。假使把它铺成一米见方的一条线，可以直达北京。”看了这一宏伟工程，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大坝难道只是水泥浆砌的吗？不，这是各级干下和广大民工用大干的汗水凝成的！

在大施工那个冬春，雨日纷飞，县委负责同志踏遍茗溪两岸，从调查研究，实地规划，到挖基础砌坝，改边合龙，和各级干下、技术员、贫下中农并肩作战。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汗往一处流，决心把一百三十多处大小弯兜打通拉直。干下带头苦干，群众干劲冲天，沿溪四十四华里，到处是大干场百。特别是砌坝筑基，广大民工破冰下水，日夜奋战，半个月时间就堵塞老河边，挖通新河边。在新河边通水期间，恰逢鹅毛大雪，天寒地冻，县委负责同志吃在工地，睡在工地，既是指挥员，又是战斗员。在新河边通水那天，大雪早冒着严寒来到现场和民工一起装砂包，截溪流，终于使溪水按照人们的意志，沿着新砌的大坝奔流，化水害为水利，驯服了茗溪这条“孽龙”。

在砌坝战斗的过程中，有多多少少“驯龙手”啊！

临天公社有人向我们介绍了赵振山拉贡献石的事迹。赵振山是横

潭大队的运石排长。为了及时供足砌坝石头，他在完成每天拉石任务后，又积极利用早班、夜班，从四里路外的采石场拉来四十多万斤贡献石。还有横溪公社后郎大队的女社员李月仙，已经七十三岁了，自从治溪工程上马后，她一直奋战在大队采石场上，每天挑基挑碎石二千五百多斤。象赵振山、李月仙这样的事例，真是举不胜举。会战期间，有六百零六人被评为积极分子。在驯服茗溪这条“孽龙”的战斗中，他们就是这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“金凤”腾空

一九七八年春耕大忙以后，治溪工程留下专业队坚持继续大干，在挖汗配套上大做文章。当年就开挖拒边四千多米，造成排洪堰坝四条，进水闸门五座。使沿溪两万多亩农田受益，战胜了历史罕见的大旱，取得了粮食丰收，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水平。

当我们来到省、市、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横溪公社时，社员们正满怀喜悦的心情，在晒场上翻晒丰收的初谷。金黄饱满的谷粒，堆满了晒场，装满了箩担，挑进了新仓。大队干部正聚集在公社总结丰收经验。这个公社一九七七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多斤，一九七八年亩产增加二百多斤，全社平均亩产超《双纲》。社员们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象这样的大旱，从六月份以来没有下过透雨，放在解放以前真要颗粒无收，逃荒讨饭……如今治理了茗溪，清泉不断，凡是吃到水库水的都取得历史未有的丰收。我们一定要把茗溪治理得更好上加好。”

杨岭公社在杨家溪滩新改的三百多亩水田，也获得了大丰收。这里就是被冲掉的千家村废址，原来乱石芒杆满溪滩。砌了坝，改了田，从十多里外运来了泥土，一九七八年亩产达到九百多斤。其中里畈大队种子队四十九亩田，超了《双纲》，亩产达到一千七百多斤。溪里

大队由于粮食丰收，造了七间新仓。这真是荒滩飞出了金凤凰。

凤凰展翅更高飞。整个落溪工程完成以后，将可改田六千余亩。去年秋收以后，沿溪公社立即开户砌坝、造田的群众运动，平均每天出劳人数达四千余人。杨岭公社沿溪造田六百亩，造地六百亩。还计划专门栽护坝桑带。为了使造田造地工程扎扎实实，保质保量，他们采取分段落实，包干到队，一次定位，逐年完成。在全社范围内，沿溪上下到处可见大干的场百。他们的口号是“十里溪滩一条线，十三个大队齐会战”，砌坝、造田，造电站，摆开了二十七个战场。公社党委书记张金福，带头苦干，每逢难工、重工、开头工，就有他参加，每个工地都有他劳动的脚印。群众称他为“赤脚书记”。有这样的班长带头，社队干下广大社员斗志昂扬，日出劳一千余人，最高出劳达二三千人，迅速完成了造田造地一百二十亩的任务。

现在，已造田三千余亩。历年来，在新造田已生产粮食二百八十六万余斤。

新花似锦

合

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，农工付业综合安排，对现有工程挖汗配套，综合利用，沿溪两岸开遍了烂漫的社会主义新花。

在这一些新花中，水利电力是最灿烂的一朵。根据水力资源，计划新建小水电站十一座，装机三千四百三十瓩。现已建成了四座。我们来到里畈水库电站，在高大明亮的厂房中，三台水轮发电机组，正在“呜呜”地运转着。今年到现在为止已发电一百六十万度。里畈电站建库以来，已养鱼十六万尾。山区能得鲜鱼跳，社员们喜笑颜开！沿溪四个公社，当前又有六个水电站上马兴建，决心苦战一冬春，明年全社下发电。这对沿溪社队加工照明，发展企业将提供更多电力和资金。

横溪公社利用沿溪新田新地和电力资源，大办社队企业。公社干

下带我们去参观了公社电站，他们连电站的蓄水池都充分利用起来，养下了一万多尾鱼。在碧绿的池水中，沈鱼上下，银鳞闪烁，确是喜人。此外，这个公社还利用沿溪新田，办起了畜牧场、蔬芽场、良种场，以及园木加工厂、水泥预制厂、废铁回炉厂等四场四厂。今年这个公社仅社办企业产值就达二十八万元，比去年翻了一番。公社书记夏献尧告诉我们：“明年计划社办企业产值再翻一番，争取拿他六十万元”。

着溪工程的所见所闻，不由得使人心情振奋！我们来到着溪亭上，畅想未来，仿佛看到：大坝巍峨，绿水长流；两岸田成方、汩成网，埧成为收产高产的米粮仓；沿溪公路，翠荫夹边，车辆似梭；两旁群山，森林茂盛，郁郁葱葱；社队企业，如雨后春笋，到处矗立；新建的水电站，形成了轨电网，如明珠一串，更加光辉灿烂……，这真是驯龙午凤花似锦，给社会主义新山村尸示了无比壮阔的远景！

根 深 棒 茂

～临东杉木林基地巡礼

谢谓文 王隆护 蔡涉

金色的秋阳，照映着郁郁葱葱的新林。

秋天的林区，五彩缤纷，胜似春光。成片郁闭的杉木林，给群山披上墨绿的新装。万绿丛中，又混杂着紫红的乌桕和金黄的槭树，衬托得分外娇艳。山坡上，歪齐的茶园已经开满白花，洁白洁白，象雪花似的缀满枝头，撒在地上。

这里就是临安县临东杉木林基地。连接横畈、临天、高虹、专山四个公社，五十三个大队，新造林四万余亩，包括原有已达五万余亩。

水有源，树有根。回顾杉木林基地的发户，是有一个实践过程的。自一九七一年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以来，这里的横畈公社当年就全垦栽杉，造了基地；第二年办起公社林场，管好基地。通过树点作样，终于发户成现在这样的规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充满着激烈的斗争。一九七四年，“四人帮”批林批孔另搞一套，刮起阵阵妖风恶浪。他们挥舞着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大棒，妄图使社会主义根底摧毁，基础崩溃，恶毒诬蔑杉木林基地是“唯生产”的“黑典型”，“走资派”的“避风港”。但是县、区、社、队各级领导，坚信毛主席的号召：“绿化祖国”、“实行大地园林化”，在心头牢牢扎根，毫不动摇，排除“四人帮”的干扰、破坏，成立基地领导小组，依靠发动群众，大造杉木林基地，以一年一万亩的速度，向着林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，驶开了“顶风船”。规模大，速度快，质量好，真